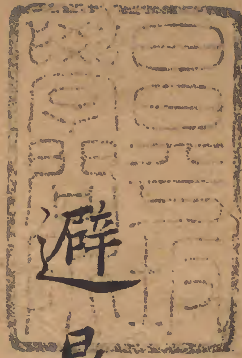


裨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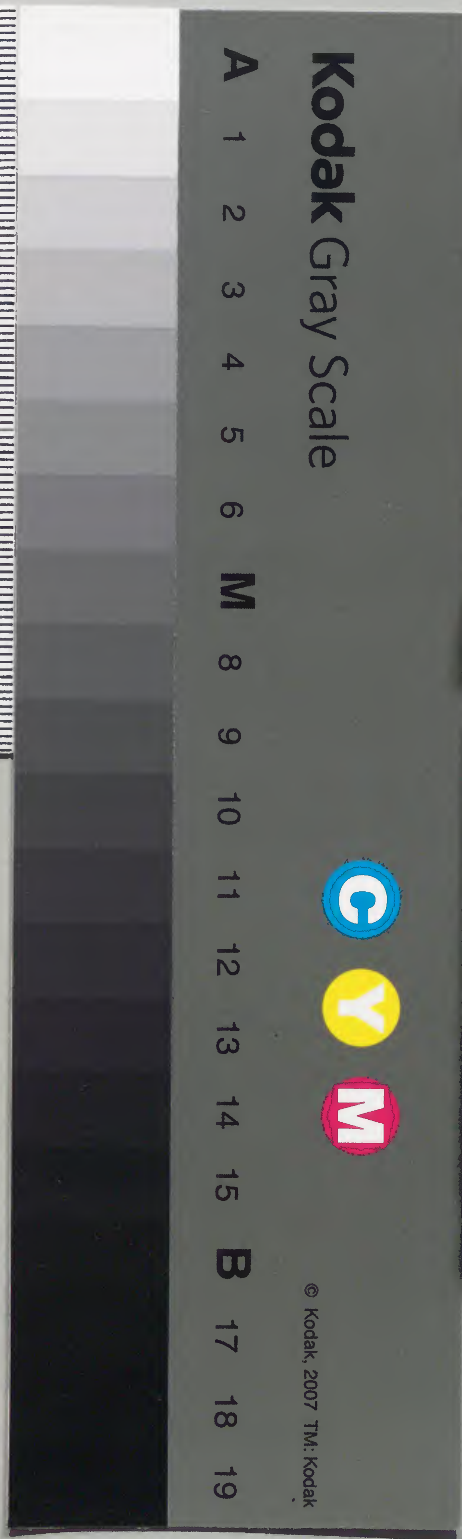


避暑錄話 下二

			三 一 五 七	漢 書 門
		一 四 一	號	
	一 二 一	架	函	
	一 〇 〇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 七 〇 函	一 〇 〇 冊	三 一 五 七 號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29)		
函號	370	44	





避暑錄話卷下

宋葉夢得少蘊著 明會稽諸葛元聲校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效白樂天而

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

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

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

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

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



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偃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携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傍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

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



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為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  
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鷗萬點流水繞孤村  
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為滿庭芳辭而首言山  
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為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  
士中取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  
府然猶以氣格為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  
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

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  
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  
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  
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  
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  
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  
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  
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  
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



云在齊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  
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  
今忘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  
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  
佛也李翱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  
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  
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  
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

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  
了脫其實也韓退之荅孟簡書論大巖以爲實能  
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育中無隔礙果  
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  
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  
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  
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  
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  
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



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翽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

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翽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旣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



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  
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  
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  
止於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於多事始翻然  
大悔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  
分別起滅卽力止之若觸刃刃若陷機穿數十年  
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  
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  
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

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  
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  
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  
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  
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  
蘇明允父子自眉州徙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  
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  
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



通鑑金言  
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  
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  
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  
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  
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  
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  
屋與染工爲隣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  
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酌二

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  
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  
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  
召還乃具飯邀之旣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  
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  
坐每酒一行卽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  
能供薄暮酒行旣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  
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旣未嘗仕其性介不多  
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  
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  
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  
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  
堯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  
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  
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  
安見堯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爲笑樂

李翱習之論山居以惟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

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  
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  
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  
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  
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  
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栢有伐以爲椽者睢  
陽近亳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椽椽枝者  
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  
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



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栢長  
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目松磊  
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  
秀澤似謝安石栢竒峻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  
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  
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  
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竒  
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  
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竒觀猶不能備况吾居獨

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  
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證寺大松  
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  
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  
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  
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  
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  
當祝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  
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



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

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曆中受知仁祖爲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爲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爲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爲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面



謝略叙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爲  
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於數世之後不唯朝  
廷得人亦可爲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  
仁宗不得盡施於司空者吾又無得之而略無前  
人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叙祖度支諱温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  
末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  
瞻銳於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  
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卽親行部一

皆閱實更爲條畫上聞朝廷王公議會出度牒數  
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  
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  
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  
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  
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於濫不害爲仁而  
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欲  
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卽位秋宴百戲有緣撞竿者忽墜地碎其首



通鑑金言  
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撞  
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  
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  
戲撞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賢人爲  
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  
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  
北方用師其大酋夔離不嘗王燕爲邊害朝論必  
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夔離不函其首以獻詔

藏之大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  
夫爲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爲  
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翌  
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爲厲髻以  
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  
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  
處厚爲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



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臯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散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臯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

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墻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



進者金言  
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餛飩置端前端得之  
食自如子厚得餛飩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  
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恠餛飩乃  
許甜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  
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  
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  
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  
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

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卽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  
餘曲曰公能各爲我爲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  
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  
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  
譜閑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旣懶不復作今蓋  
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珣舊  
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  
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閑志也

真誥載萐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



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爲詩文自託於仙不與人相接而葦綠華事乃近褻豈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欲葦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金緣遂肆爲瀆慢高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恠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傍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水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群兒皆莫知荅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群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群兒固可笑然吾行



於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群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况於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淮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旣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

列子

天下真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于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于腹中如饑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

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為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徃徃僮僕皆未與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為陰為晴為風為霜為寒為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



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徃徃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珏爲光州固始今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旣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

表繼爲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慶曆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爲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



退身金言 卷一  
時爲翰林學士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  
意欲使附已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  
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  
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師道等二十  
餘人可爲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  
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蓋兵預備  
亦不行而明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  
復行公策而還二公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  
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  
於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於研往往但以  
罌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  
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  
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  
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  
卽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  
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  
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李



氏亦非善爲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真贗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或如此彼爲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種世

衛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料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凍銅料



重三觚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  
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今丞相第二十  
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  
王使厨人操銅料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料  
擊殺之是已東周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  
年爲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  
國蓋通爲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曆名莽  
自以爲土德王故云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  
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於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  
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點一人  
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爲中丞以難於中選乃請舉  
京官以爲裏行遂薦王觀文陶冶平初御史缺臺  
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范  
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  
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得人之效乃見  
於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



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  
負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人不試  
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  
年猶未得爲知制誥不與爲文歲滿遷知制誥然  
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  
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  
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  
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  
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

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  
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  
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  
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  
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行  
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  
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爲

第一



吳正肅公青罷政事守蔡州嘗卽州宅爲容齋自序其意以爲上爲天子所容中爲士大夫所容下爲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達生以爲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爲蔡守時已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丈手可及簷意以爲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以見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風節相去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旣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於太高其聲噍殺



而哀太祖時和峴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製以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廢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爲善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熙寧末教坊副使死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於是第降一律訖後用之至崇寧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埴亦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爲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箎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魯魯公爲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爲參政共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神宗卽位乃先擇其半與



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爲御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爲貼職者但以爲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慎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聞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已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謐此



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  
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  
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  
間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  
阡在杜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  
姑爲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  
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  
所云間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

如戣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  
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  
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  
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  
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  
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秘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  
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  
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固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罷許昌俸廩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卽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於前則不能無愧於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

絕云宮門閑一入獨凭欄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

鶴聲急相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劑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於紫極宮灾福亦不可問或謬發於語言或書於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固與當時流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



遊學金言 卷下 二十七  
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鑄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甯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膏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赤膏此六物訖不能兼用故雖雜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



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  
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日詩語所謂非莊人雅  
士所為淫言媒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  
夫諷諫閑適之辭可槩謂淫言媒語耶戡不知何  
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  
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媒乃正其所言  
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為牧語論樂天傳以為救  
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毋夢有偉男子持雙

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  
晁無咎每舉以為戲曰孔夫子乃為人作九子毋  
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為太僕  
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  
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園通  
秀禪師為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  
今君胷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  
教之使為佛像以變其意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



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  
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盡  
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盡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  
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  
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  
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  
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  
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

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於衆曰  
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  
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  
內逝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  
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  
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  
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  
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  
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



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  
以爲名趙克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  
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况未必有聊爲  
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  
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  
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  
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  
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

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  
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  
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  
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於書者宜亦似之  
也

周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  
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於世者亦  
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  
尚七八本親見其一於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



述古錄  
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蹟深穩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於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爲全物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蓋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又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爲愿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爲不然故更二十一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爲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爲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



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勅今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於睡往往卽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



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  
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  
坐未定卽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  
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客有不  
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真本  
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  
論云石言于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  
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

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  
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  
張正素云慶曆未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  
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  
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  
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  
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  
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  
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



通志卷之十一  
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往因之以著元祿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秘監嚴

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褒德亭以德壽富民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爲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



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間燕會賢二堂一時名  
公卿皆從之游卒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  
不以爲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瑞復尚真宗福康公  
主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  
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叅列  
左右號靜淵庄俗言李家東庄者也宣和間木皆  
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擷芳園後  
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旣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

爲間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貪  
鄙麤暴聞公武有集亦以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  
相與酌唱舉子利其餘公長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  
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  
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  
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濟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爲  
磨翁而旋入者濟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  
汨沒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叅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士喜以爲得人喻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意國初又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而余爲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旣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克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叅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呂文穆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爲其父  
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  
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  
第一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  
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鏐兼宰相事會要崔氏  
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  
崔所論耶然卽本傳考之藩爲相旣被密旨有不  
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

中批勅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勅有不便得塗  
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爲吏驚請聯他  
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  
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勅一事蓋雖有  
故事前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  
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爲王鏐事不  
知適爲藩累也據王鏐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  
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  
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旣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蓋不勝言獨恠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蘖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



亦奇矣

舊說崔慎爲瓦棺寺僧後身崔慎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捫其口曰旣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

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擗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無限數日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



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  
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  
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  
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  
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  
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虜晏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  
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  
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

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  
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爲相富公同除樞密副  
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  
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空書樞密院會北伐  
契丹代州正當虜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守  
之者齊賢自請行旣至果大敗虜衆時母晉國夫  
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官中眷禮甚  
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親禮面



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  
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  
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  
福見兒榮貴齊賢蓋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不爲  
文飾群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  
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  
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  
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穎公七十六文潞公

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  
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龐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  
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  
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  
好惡予奪修謹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  
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  
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



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卽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騷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挽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秦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旣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通鑑卷之... 卷下... 四十三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  
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  
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  
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  
尤爲盛事

禹貢導滌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  
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  
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

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  
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  
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  
則失之矣滄浪猶言蟠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  
曰蟠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  
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  
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沈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  
名以沈故亦謂之沈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



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淞獨略淞江謂之  
漸江出三天子都欽杜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  
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  
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  
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字卽淞字欽誤分  
爲二名酈无注引地理志淞江出丹陽黟南蠻中  
者是已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歛港者與衢婺  
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

東來皆會于錢塘然後南趨于海然淞江不見於  
禹貢以錢塘江爲淞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  
與茗雲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  
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  
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類爲一書以補桑  
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顧瑱冢圖經云晉初  
衡山見顧瑱冢有管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  
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者也今謂之



橫山或疑顛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恠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

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爲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楊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爲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



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壯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常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



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島知入之爲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瀦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婁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



通鑑金言  
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  
孫而得侯尚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  
人不言為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  
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為太子舍人蓋  
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  
知藏碑不為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  
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於西  
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

相逝遂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  
於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  
不顧此豈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  
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沮梟塞  
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  
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  
啖之蓋察其為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於輕我貪  
則利於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  
其於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皆



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縱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塗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沈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翹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



此書不載於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蓋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

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壯苑茶正所產爲魯坑謂之正焙非魯坑爲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



於魯坑但味短而微澁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  
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  
關徑路剗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  
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  
灌溉略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  
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  
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  
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  
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爲

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  
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  
歲求於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  
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爲  
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  
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爲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爲冷凡頑石捍  
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  
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



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冷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  
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歛  
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  
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  
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叢磨卽不復  
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  
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  
假告於上從之而或賜或予告故因謂之告左氏言

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  
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  
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爲義自可以爲意通而  
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  
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  
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  
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  
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



世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為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為兵部侍郎謂已當為宰輔為安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

亦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於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為五代闕文始力為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於元之故知君子但強於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



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  
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  
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  
取按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什於舍下群兒環  
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  
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  
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  
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  
書也群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  
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  
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  
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  
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鱸者以爲珍味梅聖  
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  
每思食鱸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鱸材必儲以  
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未叔許  
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



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鷄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芟魯哲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聾伯原以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為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園與

林樞密子中允厚善紹聖間力起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七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霑汚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恠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於家蘇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為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



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又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又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斛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又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於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於



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  
於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  
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卽朴次名曰雍  
曰野曰戇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  
百人而沽水於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  
水以汗池積雨水供灌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  
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爲重爾吾  
居東西兩泉西泉發於山足蒼然澹而不流其來

若不甚壯匯而爲沼纔盈丈溢其餘流於外吾家  
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  
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淋池然後會大澗而  
出傍澗之人取以灌園者皆此水也其發於上以  
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  
尤冽盛夏可冰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  
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薰灼人凡  
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  
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旣患不能得水



過身金言  
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為常而不貴今吾  
泉乃特見衆艱於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益  
近於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直字可久宛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  
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  
雪自宛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  
出處所難明者質疑於余後為南京寧陵丞徐承  
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寔用為郎官建  
炎末虜犯淮南直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直

已屈節於劉豫者余深以為不然既而聞為豫守  
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直終必不忍  
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直謀歸  
本朝已為豫族誅矣不覺為流涕乃知余信之為  
不謬直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  
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為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  
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  
社門雖鄉里不妄交劉罷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



獨一過之徐擇之於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爲丞相  
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  
不得官建炎末虜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  
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犇踣於道者  
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  
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  
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  
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  
以大節名世者左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  
人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聞且與俊皆故  
人蓋可尚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他日當求其  
事各爲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  
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  
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  
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  
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彞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  
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



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  
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  
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  
已而苟從者皆可爲後法也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  
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  
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  
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  
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

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  
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  
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  
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  
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  
矣訟其寃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  
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  
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  
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



瑄陳陶之戰皆可爲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犇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以去累累相望有教之爲繇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暈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繇軟不傷兒口或

鐵板以揭饒州道上巳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巔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爲賢蓋矯前日好與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器械剝朽教場鞠爲蔬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爲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爲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



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啓之者遂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罷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爲之不過得罪終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於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旣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僞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旣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於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爲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於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奪也

